



脆弱的时光

Les jours fragiles

〔法〕菲利普·贝松 著 白睿 译

*Je reviendrais, avec des membres de  
l'air, la peau sombre, l'œil furieux.*

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# 脆弱的时光

Les jours fragiles

〔法〕菲利普·贝松 著 白睿 译

著作权合同登记：图字 09-2011-730 号

## Les jours fragiles

by Philippe Besson

© Editions Julliard, Paris 2004

#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脆弱的时光 / (法) 贝松 (Besson, P.) 著; 白睿译.

— 上海: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, 2011

(法国当代文学经典)

ISBN 978-7-80745-998-9

I. ①脆… II. ①贝… ②白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法国—现代  
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74937号

出品人: 缪宏才

总策划: 闫青华

责任编辑: 黄诗韵

特约编辑: 何家炜

营销编辑: 陈 轶

封面设计: 万语设计联盟·陈 炯

## 脆弱时光

[法] 菲利普·贝松 著 白睿 译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有限公司

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 邮编: 200020

上海信老印刷厂印刷

字数 110千字 开本 787×1092毫米 1/32开 印张 7.5

2012年3月第1版 2012年3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80745-998-9/I·048

定价: 22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献给我曾经的爱人，她们是唯一的永恒。

我将会回来，肢体有如生铁铸就，皮肤黝黑，眼睛如怒如狂：人们从我的面具将能断定我是出自一个强悍的种族。我将拥有黄金；我将懒散而粗暴。有女人们照看这些从热带返回的凶野的残疾人。我将会……得救。<sup>①</sup>

阿蒂尔·兰波  
《地狱一季》，1873年8月

---

<sup>①</sup>这段引文参照了著名翻译家王道乾先生的译文。——译者注（本书注释若无特别说明，均为译者注）

5月22日，星期五

在我们家里，没有男人留下来。

真的，虽然我们妄图留住他们，但他们总会远走高飞、尽力摆脱我们这些注定要待在家乡、被土地束缚的女人。我不停地问自己，他们这种对别处天空的依恋源自何方，要知道，哪里天空都一样。

第一个离家的是我的父亲。起初，他只是根据不断的职务需要，漫无目的地迁徙到不同的驻地，远离他们新婚的家。然后，在塞莱斯塔<sup>①</sup>，他曾待过的中转地，他把我送到了这个世上。别人告诉我，当我出生时，他

---

<sup>①</sup>法国城镇，在斯特拉斯堡南部。

正在劳特堡<sup>①</sup>。他是否曾又回到那里去看过我是什么模样呢？母亲肯定地告诉我他回来过，虽然我努力不让自己怀疑她的话，但是我真的很难相信。如果他真的在乎我，曾经长途跋涉回来认我，那么无论如何他都不会长年在漂泊，将我们遗弃在这块土地上，任由命运摆布。我对他一无所知，基本上没有任何印象，只知道他是个上尉，是个在阿尔及利亚和克里米亚半岛巡查的军官，他还得到过升职，被授予过荣誉勋章，还有，阿蒂尔和我的蓝色眼睛都是拜他所赐。是的，没有错：蓝色的眼睛是父亲遗传的。

阿蒂尔也没能避免这种漂泊症。我已经说不清他都徒步走过哪些地方，骑马翻越过哪些丘陵，游历过哪些地区，试图到达过哪些异域。不过，我倒记得非常清楚，他走的时候我还很年轻，不到二十岁，他当时二十五岁，可是看上去就好像十七岁。他有着青春少年的削瘦身材，总是耸着双肩。他走了，对我们看都没看

---

<sup>①</sup>法国城镇，在斯特拉斯堡北部六十公里。

一眼。他把我们留在了阿登高原<sup>①</sup>，忘了这片冰冻的坚硬黑土地也是他的故乡。当我们得知他在非洲时，已经十多年过去了。

所幸的是，弗雷德里克住得离我们倒是不太远，但也足以让我们不能再经常看到他。母亲把他赶出家门就要满六年了，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一桩糟糕的婚事。

现在，就算我们家里有一个男人和我们离得很近，我们也不抱任何希望，我们还是不能离开这里，我们也不再等待。然而，在永无止境的流浪后，阿蒂尔终于在马赛上了岸，他将在那里接受手术。我本来打算去那里和他会面，但是我们的母亲有别的打算：她明天一早就登上火车去那里，就她一个人去。她刚刚从阿蒂涅<sup>②</sup>邮局回来，她在那里给儿子发了电报，说了她到达马赛的

---

①法国东北部香槟-阿登大区，属于高原地带。

②位于法国东北部香槟-阿登大区瓦兹省的城市。

时间。她让我留在罗什<sup>①</sup>，在她离家时照看农场。我没有和她争辩。她知道要做什么以及做什么是对的。她一向都知道。

5月23日，星期六

我并不抱有一丝一毫的幻想：我的哥哥现在回到了法国，他仅仅是为了治病，而不是为了回来看我们。不过，管它是什么原因呢：重要的是，他现在离我们更近了，十几年来都没有这么近过。重要的是，他回来了。

当然，他的状况让我们十分担心。几个月前，他就抱怨说膝盖受到了感染，疼痛难忍。他十分痛苦，甚至稍微走动一下都要费九牛二虎之力。他曾让索马里的医生为他治疗，但是那里的医生没能搞懂他的腿疼究竟是什么引起的，也没能缓解他的痛苦。或许那里

---

<sup>①</sup>兰波的母亲接管的农场所在地。

的医院并没什么错，我们总不能要求非洲荒僻地区的诊所里会发生什么奇迹，靠他们去解开人类身体的秘密。所以，阿蒂尔还是做出了正确的决定，他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法国医生，他们更加训练有素，更加了解科学的最新发展动态。而且大家都认为，马赛的那家医院是一家十分正规的医疗机构。知道了这些，我就不那么紧张了。

可是，我最钟爱的姐姐维塔莉临终时可怕的样子就像钟摆一样，总在我脑海里来回晃动，挥之不去。我怎么可能忘记她就是死于膝盖疼的毛病呢？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星期，她受尽了疼痛的折磨。想要不把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，怎么可能呢？怎样才能相信这并非命运的诅咒，不是祸不单行呢？无比仁慈的上帝啊，我们究竟做了什么，要让我们接受这样的命运呀？我们究竟犯了什么罪啊？

我宁愿相信阿蒂尔正在康复，希望这个可恶的神经疼不久就会成为痛苦的回忆。现在，是时候接受重返我

们怀抱的男人了。

5月24日，星期日

我竟然会坚持写日记，并且把它当成一种必需，这一点我自己都很吃惊。不过，维塔莉也曾写过日记，当时没有任何人感到奇怪。其实，我们家的孩子都有书写的爱好。除了我的大哥弗雷德里克，他讨厌写字，对写字毫无兴趣。我也上过学、读过书，认得希腊文和拉丁文，也懂一点遣词造句。为什么我就不能写日记呢？嗯，这又有什么坏处呢？

但是，母亲却坚持说写字没什么好处，她总是唠叨（更糟的是：她如果知道我写日记准会大吃一惊，大发雷霆），她认为正是阿蒂尔写的那些东西让他迷失了自己。可是，她又抱怨阿蒂尔从非洲来的信太少，就是写信也是寥寥数语。在这一点上，她并不是唯一一个发牢骚的人。大概从阿蒂尔下决心正经过日子开始，她也曾

暗暗喜爱过她这个遥远的儿子。当然，对于阿蒂尔的内省和坦白以及他迷恋和沉沦的事情，她有着一种很自然的不屑。正是她给我们的生活穿上了铅袍<sup>①</sup>，让我们窒息。正是她使我们被迫保持沉默，并屈从于她的沉默。

我向她隐瞒了我的日记。她不会问我，我其实没有必要欺骗她。她一直把我当成一个内向、安分的居家女孩。母亲们也会弄错的。

我只是想合理地抒发感情，记录一些琐事，保存记忆，留住难忘的时刻，不可以吗？

这些只不过是打发时间。

5月25日，星期一

从马赛传来的消息一点也不让人振奋。今天早上收

---

<sup>①</sup>这里指古代一种刑具。用以压挤犯人致其窒息。

到的电报上说，阿蒂尔的左腿必须进行截肢手术，而且刻不容缓。我得知了这个消息后，立即陷入了恐惧。我感到一股冰水沿着我的脊柱唰的一下流过，紧接着我全身的骨骼都在打颤。这让我想起了以前曾有过的恐惧，当时我担心阿蒂尔会消失，那种感觉曾让我惊恐万分。

按照医生的说法，他的腿上已经生了坏疽，必须阻止情况进一步恶化。好像是一位叫做普吕埃特的医生会负责这个手术。母亲对我说，这家医院拥有最先进的设备，她让我不要担心，“一切都会好的”。可是她怎么能指望我会放心呢？我可怜的哥哥就要变成残废了！他的骨肉将被切开，从此不再是个完人！我猜母亲是试图安慰我，可是她对一些真实情况的描述不免夸大其辞了。

我不知道她和阿蒂尔的重逢究竟是怎样一番景象。她在电报上对这件事只字未提，甚至连一点暗示都没有。电报上的句子里看不出丝毫热情和激动。上面写的都是事实，只是陈述事实和罗列细节。最后，她写了一

句话：“农场的事务怎么样？”如果她也是采用这样的口气对待她的儿子，我怀疑他们的相逢不会充满温情、激动感人。阿蒂尔以前总是痛苦地抱怨母亲警察式的监管，她总是企图控制一切，不愿流露丝毫情感。或许过了这么多年，他的悲伤已经缓解了。或许他现在能更加理解母亲了吧。或许他现在更能体谅母亲承担的职责和她的孤独了吧。如果他们不再互相厌恶，那我就很高兴了。

5月26日，星期二

我真恨不得身在马赛，而不是待在这儿；恨不得守在他身边，而不是独自在家；恨不得攥紧他的手，而不是在这里干着急。我真希望当那些护士用小车把他推走时，我能够在他的身边。我相信我能明白他的手势、话语、沉默和眼神。而母亲肯定不能改变她那严厉的样子，她总是面无表情，拒人于千里之外。不是说她没有感情，而是她坚决不会让感情流露出来。我打赌，

尽管阿蒂尔很骄傲，大大咧咧，表面上无动于衷，但是对于一点点的同情、温柔和真心关怀，他并不会拒绝。总之，这些就是他指责过的母亲的缺点。他最好睁只眼闭只眼吧，其实，如果他害怕手术的话，完全可以表现出来，因为这没什么丢人的。这对他有好处，请求得到宽恕也并没有什么可耻的：是上帝给了我们请求宽恕的权利。是的，我真希望可以见证那个时刻，如果他这样做了，他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了。或许，我应该满足于罗什的一砖一瓦和泥泞小路，满足于这里背靠森林的阴森景致、阴沉的天空、百年的栗子树，以及当别处春季还没有结束时就已降临此地的秋天，还有这可怕的孤独。

5月27日，星期三

当我埋头写这篇日记的时候，阿蒂尔正在截肢。他们收回了他作为自由人随意行走的权利。他们损害了他得以证明自身存在的方式：云游四方。

我不由得想到了他给我讲过的他去意大利的经历。

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那时他二十三岁。他说穿越圣哥达山<sup>①</sup>时十分艰难，当时他觉得已经筋疲力尽了。要知道，有些人为了进行这样的探险献出了生命，他们付出了巨大努力却没能活着回来。可是，阿蒂尔坚持要到达目的地，他一定要攻克这座该死的高山。即使他的双腿已无力迈步，他的膝盖已不听使唤，他已经失去了平衡，站立不稳，他仍然不肯停下来。终于，他到达了大湖<sup>②</sup>。途中，他曾在偶遇的谷仓里睡觉，或者就睡在满天的繁星下，有时还要忍饥挨饿。到达米兰后，他借住在一位刚刚丧夫的女士家里。然而他并没有停留很长时间，他要重新出发向南走，继续朝更南的地方走。他要追随太阳的足迹。他到了布林迪西、热那亚、拉巴罗、拉斯佩奇亚、里窝那<sup>③</sup>。有时，他整整几个小时甚至整整几天都要冒着酷暑前行，瘦削的身影掩映在蓝色天空

---

①位于瑞士阿尔卑斯山的一段。

②位于意大利和瑞士边境。

③布林迪西是意大利布林迪西省省会，热那亚是意大利港口城市，拉巴罗位于热那亚东部，里窝那也是港口城市，是托斯卡那区里窝那省省会。

的背景里。他背着行囊穿过了一个又一个村庄，甚至没有时间停下来，向路边椅子上坐着的满脸皱纹的老人们问声好。意大利的温柔恬静、青草味道和利古里亚悠闲乡村的稻草气息都让他疲惫、疼痛的身体得到了休息。然后他又向前、向前，就像个失去理智的人，又像是在参加一场比赛，可是他要和谁比呢？他难道不是在和自己较劲吗，不是吗？不过，总会有一些时候，他的身体想要放弃了。在锡耶纳<sup>①</sup>，他妥协了。他的身体垮了，他两眼翻白，意识模糊，这是严重中暑。我回想起这些他给我讲过的十四年前的事情，往事历历在目，清晰可见，真是让我害怕。我以为我把这些都忘了，然而这些事情却扑面而来，就像是人在快死时回光返照，变得异常清醒一样。

正是太阳阻挡了他前行的脚步。

我估计在他离开哈勒尔<sup>②</sup>后的十二天当中，他一定也忍受了同样灼热的烈日。他躺在一个十六个人抬着的

---

①意大利中部城市，在佛罗伦萨以南。

②位于埃塞俄比亚东南部。